

# 春聲

CHUN SHENG



1979

2



# 雨 夜

—— 给 F

北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搯着一片新叶  
像搯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牵起雨滴  
凝滞在你的肩头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你内心的秘密  
低下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  
揉乱你的头发  
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  
路灯拉长的身影  
连结着每个路口，连结着每个梦  
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徒

为

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  
洇湿了你的手绢  
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洋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 心事

芒克

大地及家。

我久久地望着你。

我什么也不想说。

2

呵，天空！

难道这是你的胸脯？

难道这是你冰冷的胸脯？！

3

太阳闭上了明亮的眼睛。

我想拥抱你！

我想用爱情的琴

为你弹拨歌曲。

4

心是宝石，

诗是花篮。

可是，

你是什么？

你是冷若冰霜的天空。

你是什么？

你是默无声的土地。

难道就不能让我们亲近一点儿？

难道就不能让我看见你绯红的笑脸？

呵！

那里落满了晚雪，

那里遍地都是花瓣，

6

好一片美妙的黄昏。

你微笑的嘴唇涂着淡白的口红。

我要从胸膛里

给你掏出亲切的致意。

我要向你抛去多情的眼神！

7

我在暗处，

踪迹已消失。

月亮出乱了，

月亮靠着一棵摇曳的小树。

8

喂，你怎久了？

你让我给你点什么？

喂，你有家呀？

你的穴在哪儿？

9

没有回答。

只有回声。

我用力地向你呼喊，

我两手空空。

10

真是孤独的，

她低着头，

她好象在说什么。

在。

11

当然了，

爱你的人

对你一定有所要求。

当然了

既使你穿上天的衣裳，

我也要解开那些星女的钮扣。

12

我食爱人，

我也将被人所爱。

可是，

我也曾悲伤地想：

什么时候

这一切连同我都会消失呢？

13

幸运啊，

你将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心手空空。

14

痛苦依然是痛苦。

甜蜜依然是甜蜜。

你最好是梦。

梦象鸟儿一样飞了。

15

又是秋天，

又是落叶，

又是这条孤零零的小径。



# 逝去的春天 (二首)

冠 缨

春天的花儿在枝头开得多么灿烂，为什么只有这一朵让我怀念？

春天的花儿在枝头开得多么灿烂，为什么只有这一朵让我怀念？

那时是急匆匆走过你的身旁，而今又情切切把你四处寻遍。

莫非是移到了别人的庭院？难道在风雨中凋零飘散？

繁茂的百花我不屑一顾，只一心寻找那旧时的花瓣。

只要你看我一眼……

只要你轻轻看我一眼，我心中就涌出无限喜欢，

沉重的脚步也变得轻盈，消瘦的体态也瞬时强悍。

只要你脉脉看我一眼，这空气也仿佛蜜一样甘甜，

奔想到旷野上放纵飞奔，尽着情把生活引吭歌赞！

只要你冷冷看我一眼，这心窝里象射入了一立利箭，

明媚的朝霞也似乎失去颜色，只有那乌云飘拭心头的血斑。

## 告别与依恋 (外二首)

林 路

当我告别了可憎又灰暗的家园，

——询问远行者的沉思。

只有白杨树悄悄向我招手，

凝视着迎风挣扎的白杨，

他用恋恋不舍的眼光

仿佛听到你悲哀的哭泣，

树叶发出相互碰撞的嘎响。

——你的心也在我胸中跳跃。

啊！善良而纯洁的姑娘，

当你看到白杨树在暴风雨中摇晃，

你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人

——正迎着朦胧在夜雾中探索

前路。

但只能像蜜蜂，

用毒香将倾心人弄死。

姑娘，转过身吧，

别再爱我，

我虽然知道你也是大地的孩子，

但该醒透了，

我们终会给你丢弃抛弃。

说一句“一帆风顺”吧，

我永远回味你的爱情，

尽管你有多少无知的忧郁

——却像白杨一样使我依恋。

**姑娘，转过身吧……**

姑娘，转过身吧，

别盯着我，

我知道你的眼睛是美丽晶莹，

但光是冷的，

我害怕会碎了我的心。

姑娘，转过身吧，

别缠着我，

我知道你的一切都是娇艳，

## 爱神的启示

我多么害怕黑暗，

我多么需要光明，

我悲望地默乞祈求，

——上帝，给我一缕光吧，

可是我没有得过他的回答。

唯有一个柔婉的声音出现：

“我的孩子，别痴想了，

上帝是不轻易赐福的，

只有找到我——

才能得到光明！”



# 夏夜之咏

[外一首]

## 珊瑚

是无限惆怅的日子  
只有没有尽头的长夜  
路灯灭了  
黑暗吞噬下最后的光明  
我带上夏夜的闷热和寂寞  
独自行了何深远的街道

[目的被遗忘在简陋的小屋]

那个唯一亮着灯的窗口  
晃动着一条光一样的头巾  
弓弦在琴匣上狂烈飞舞  
象流星穿越天空  
划出一道醒目的旋律  
掺杂微风，湿雾  
何周遭散溢恐怖的幽静

[我要呐喊]

——啊，多么美妙的世界

——啊！多么神奇的夏夜

胆却的空气轻与颤抖

心在等待着

被突然中断的琴声

发出最后几个不和谐的音符

脚步敲打地面，渐与逼近

[门，在面前打开了]

遭受着异样的压抑

我感觉到一对盯注的眼睛

——没有惊讶，不是询问]

也许是梦想过的幸福

也许又是一番痛苦的经历

管它呢

要永远接受命运的安排

[多么兰的裙子啊]

是万里无云的午天

是碧波荡漾的大海！

谁不曾有过无垠次的幻想

谁没有过无垠次的失望

既然生活就是这样

让我们鼓起勇气再作一回探索

「嗒」一声，身后是刚熄灭的灯光

还是死一般的静寂

还是深奥莫测的黑暗

只多了两只紧挽的胳膊

忘记了迷惘

忘记了凄楚

只听到两颗痴情的心在激烈跳动

### 爱的惩罚

即使，你是一枝长满毒刺的玫瑰，

我也要你将紧紧地搂在怀里，

不怕利刺要插进这赤热的胸膛，

任致命的毒汁注进这虚弱的躯体。

既无怜惜，要惩罚就赶快惩罚吧，

让满腔的鲜血流洒在你脚下的土地，

只要最后能听到你忏悔的哭声，

又何惜借年轻的生命来消除猜疑。

#### 法国作家阿拉贡诗歌翻译

据苏联《外国文学》1978年4月号载，阿拉贡的译诗问题说：“散文诗是可以作任何语言的。我懂得翻译诗是一件何等艰巨的工作。以译普希金为例。埃内萨·特里奥莱当时编《俄国诗余》，我译《欧根·奥涅金》中的几首，花了几年时间。如果我想把普希金这口诗体小说全口译成法文，我花上一生时间还不够。”阿拉贡说：“糟糕的译诗对诗歌有毒。那还不如给读者忠实的散文译本。依我看，大诗人不应从事翻译。再说他们很少有成功的译作。我宁愿让职业翻译者来译我的诗，他们有兴趣于译我的诗而又不表现他们自己。恕我直言，你们发表了不我的诗，译之是平凡的，但我不能否认也有成功的译作。”他又说：“我还想指出：如是谁愿翻译我的诗，请他上巴黎我那儿，看看并感受一下那些留给我的东西。我绝不应停止翻译诗歌之心。尽管难——而且困难！——但必须翻译。这是有趣的工作，即使失败，工作也是有三重意义的。依我看，未来将是翻译者的时代。”（一七）

# 月

(外一首)

黎 萌

开起来了，  
晶莹的船，  
怎样没有扯着帆？

泻下来了，  
镜样的水，  
怎么并不感到寒？

心淌血了，  
她不来了，  
怎么爱情不是甜？

“爱”飘远了，  
月亮圆了，  
怎么满了又要残？

如果失去了爱  
即使是最天真的孩子  
也可能呆滞昏冥  
——如果失去了爱

即使是最纯洁的少女  
也可能堕落在淫  
——如果失去了爱

即使是最质朴的青年  
也可能操刀杀人  
——如果失去了爱

即使是最睿智的耆者  
也可能变成疯子  
——如果失去了爱

# 海…… (外一首)

## 海 花

生在海边的人，谁会不爱海呢？是海，伴随着我们劳动、创造、成长；是海，哺育了我们的位仰、爱情、希望；让我们崇拜海、歌颂海的一切……

## 海 平

无边无际的燃烧的光，  
漫山遍野的血红的花；  
一对年青人给港口拉开早晨。

## 海 帆

水鸟追逐着浪花，  
浪涛拍打着船舷；  
风带上两颗心向自由飞翔。

海 猎  
网，用结实的手撒下，  
撻，用柔润的手轻撻；  
打上采金子和玉石的辛勤。

海 恋  
有饱足了啞引的长吻，  
有充满了诚挚的情话；  
水船和海鸥献上唯一的祝福。

海 午  
红嫩的脸膛遮斗笠，  
古铜色的脊梁在闪光；  
蓝天终于赶走了最后几朵白云。

海 暮  
太阳收起了激动的光芒，  
海洋散发出差却的热情；  
渔歌紧接着炊烟没几苍苍的云端。

海 夜  
在这个失去任何压抑的地方，  
身旁是一盞晃兮惚兮的桅灯；  
诗拥抱安静的黑暗进入我们的睡乡；

海 归  
仓——装满了劳动，  
心——装满了爱情；  
凯旋了，载回来幸福的风帆。

太阳落了  
太阳落了，  
白云散了，  
沙滩上，  
两行歪兮斜兮的脚印。

暮霭红了，  
晚风吹了，  
礁石上，  
一对并排拉长的身影。

潮水涨了，  
浪涛啸了，  
海滨上，  
无时不怀难抑的甜吻。

# 啊！火球 (外一首)

韩 潮

1

你笑了

我感到温暖

所有的玫瑰一齐开放

没有一朵是白色

2

你把我带进新的世界

这里的黄金不昂贵

无情

都聚余于神圣的劳作

3

你有时贪念我不睡

谁也没有说出

回避就是见证

4

你的心身都是什么

我为何不感到冷

啊，明白了

你的眼睛露着光芒

5

当轻渺的红绸罩住了你

看那色泽渐夕茂褪

你牵去了我的心

6

当你穿上灰色的礼服

我却觉得异常寂寞

到处寻找失去的光辉

你为什么如此骄傲

我为什么没有勇气作最后的对视

7

我为谁流洒着千行泪丝

白花又开了

它得忘机笑我的痴情

8

我听到月亮走过来了，啼夕絮语

不用忧伤  
让我代替她  
让我把银色的宫殿向你赐赠

9

我猛然清醒  
疑惑瞬时变为盛怒  
收起这一页吧  
我不需要你的慷慨

偷来的东西总是带着腥味  
更不用说竟偷这么点可怜的光明

10

我痛苦地闭上双眼  
深沉的思忖  
幻想——希望  
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吧

她贪回来的  
我的心将重新温暖。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南海之滨

永久的话

我终于回来  
不管你喜不喜欢厌恶

自然的一切已经告诉你  
我——成熟了

只要我的眼睛还有光芒  
那怕象闪电的一瞬  
也凝视于你

喂，不要忧伤  
莫记挂华京一时的春花  
别留恋凉爽片刻的夏风  
任何美丽的衣裳也要旧破

我爱你的纯洁  
在孤独时分  
让我们相伴着  
且从所有的热情

在你不感到陌生  
我还要辞归  
没有什么值得可惜

愿那么一天  
我能在你心中出现  
那时你将悄悄地向我囁嚅  
我也成熟了！

“湖畔四诗人”续介之一。

应修人诗十首

应修人(1900-1933)笔名丁九，浙江慈谿人，自小主成应志行，十  
四岁时小学毕业后即到上海，当过钱庄学徒，后在中口棉业银行(伏暇  
至1926年。是年，他作为中共代表(他于1925年夏参加天产党)到广  
州黄埔军校和武汉政府劳工工作。1929年赴苏联进修马列理论，  
1933年，他任中共江蘇省委二传下长，于5月14日下午到上海北四川  
路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4楼2室联系工作，因该处地下机关已被破获，  
他奋刀拒捕，跳楼而亡。

作为“湖畔诗社”领袖的应修人，于1920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  
年曾与内业寺年创亦上海通讯图书馆，致力新思潮的传播。1922年通  
过符位来往，与左浙江的汪静之、冯玉峰等认识并建立友谊，同年三  
月底，他到杭州与汪静之等商议成立“湖畔诗社”，并从四人诗作中  
选编《湖畔》诗余，由他筹资自印，于四月底出版。第二年又同冯、  
潘台出《春的歌余》，其他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25年诗社出  
版《交那二月》，他任主编，1930年至上海加入左联。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辑《应修人 潘漠华选余》一册出版，  
其妻曾岚写过纪念他的诗《战斗的一生》。

我 不 知

我不知你待我已怎样了，  
只知你一天不能不读你底信了，  
你所赠的，都是我所喜欢的，  
你所求的，又都是我要给你的。  
这样难得相见，也胜于天台见面了。

恐将你底死牺牲在我的死。  
叫我怎样，  
我便怎样做；  
我愿你快乐——  
我已快乐许多了。  
但你怎样慰我底心，  
怎样为我的生而奋进呢，  
哥？

我底愁，  
恐以我底愁牵引起你的愁，  
我不死，

上海，1921，5，19。

## 心 爱

我只爱怒放的花儿，

那红润的果子，

于我有什么用处！

诗也心爱，

画也心爱，

琴也何尝不心爱呢？

“这些顽皮好弄的小孩儿呵！”

上海，1922.1.27

## 邻 穴 座 上

嘴里微兮歌，

脸上微兮酡。

要说不说，怕人多。

嘴里微兮歌，

脸上微兮酡。

## 楼 梯 边

飞一样到楼下，

风吹了，一阵瑞香花。

见面时一笑处，

不啻半句话。

## 梅 花 风 里

微霜，微阳里

香汗透香肌，

午畏轻波蕊丝发；

清白何须缘叶衣。

有的已谢了，

有的还半开——

我做我底爱做的，

不在你来不来。

不要你身边睡；

要知狂香一缕兮，

尽是那春风来。

尽是那东风来。

## 妹 妹 你 是 水

妹兮你是水——

你是清溪里的水。

无愁地镜日流，

率真地长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

妹兮你是水——



你是温泉里的水。

我底心儿他尽是爱游泳，

我想捞回来，

烫得我手心痛。

姊姊你是水——

你是荷塘里的水。

借荷叶的船儿，

借荷梗做篙儿，

姊姊我受到荷花派处来。

## 偷 寄

行字是情流，字字心，

偷寄给西邻，

不管娇羞紧，

不管没回音——

只字伊

挨一挨我的位。

## 那 时 候

捻着枝榴花忽然面红，

想靠你肩头又靠不拢，

那时你觉得不——

喉咙底咕吐着“我爱你”！

却没有勇气嘴里跳出？

1924

## 冬 天

踏着吱吱的楼梯，

我谎了一天了，又一天了！

姊姊也听惯了吧，

却怎么擎着灯又是轻轻的一笑？

搓得左手暖了，右手又冰了，

夜里拂拭盖在脚后，又怕胸头冻了，

——  
这岂不是冬的缘故吗？

岂不是因为相思的春还没来呢？

去再约个回位来吧，

摊开位纸，又给姊姊叱了，

流不知受给人家怎样说呢，

某人家的孩子，这样言不反，这样

言不反！

篱外瞥见蜡梅开了，

忙去偷拗了一枝来，

香比旧年越发香了，

带来的气息是尤其香呀，香呀！

下月的今朝，  
是相见，相见，将已三天相见了；  
心想春时是受过得这样容易呀，  
又爱惜起不满一月的冬天了。

听得也爽有些讨厌了，  
又是火车鹿叫声呀；  
又不是载了那个人来，  
要你向我关照些甚么呀？

月亮也瑟缩得小多了，  
河边乱走也无聊，去睡了吧，睡了吧，  
吧，

不要这边还在眠床处，  
那边已经在做梦了。

1923.12.24

## 殒 星

玉样白的月亮在西边挂起，  
车边嵌着有红白的光星；  
这样清丽的夜天，云淡得要飞，  
谁呀，放这一粒冰冷的箭？

怕我鹿眼睛已被你射中，  
怎么我眼前这样昏黑？

你殒星，一霎的生命呀！  
可就是我们灾乡里，  
伤心的姐妹与底影子？

昨天有老先生问起颜君年忌，  
我怪他听了竟反而微笑。  
却原来他还住着有令媛，妙龄已过，  
而颜君有夫人是疋至，疋至……  
疋至的少妇！你可该许我青天，  
请从我男子的寿岁移赠给你？

今夜这殒星划过天空，  
定是那少妇已经死去；  
你划过的天空，没些儿痕迹；  
你落下的地方又哪儿去寻？  
只有这闪电一样的一闪呀！  
一笔写尽了你们的一生？

坟墓满眼是都造在地上，  
谁见过谁心上有坟墓？  
花朵植妻已不是花朵了，  
随便地弃，随便买来补。  
是哪儿的风打得我这样寒与禁！  
门口已媒人踟蹰，

(下转市 11 页)

知道点过去：

# 云与月

—— 翁 M [外一首]

郑振铎

我若是白云呀，我爱，  
我便受每天的早晨，在洒满金光的  
天空，  
从远远的青山，浮游到你的门前。  
当你提了行囊出门时，  
我便受随了你，把我的阴影在你身  
为你遮着日光了。

我若是小鸟呀，我爱，  
我早已鼓翼飞到你的窗前，  
当黄昏时，停在梨树的枝头，

看着你订针，抬头外望，  
我便受歌唱，一只爱的歌给你听了。

我若是月光呀，我爱，  
我便当高悬的挂在中天，  
用我的千斤只眼，照进白沙的幃帘，  
窥望着你在甜蜜的睡着。  
只要你的身侧外转侧，  
我便受在你的前额，不使你警觉，  
轻轻的密吻着了。

(1927.4.19.夜，原载《北口新大学》诗余)

## 不死的爱情

她的指爪，或许已经朽了，  
她的微笑，  
还像平常一般的现在我眼前。  
她的玉体，或许已经腐了，  
她的香吻，

还像蜜一样的留在我唇边。  
爱人呀：为什么不把你的爱情，  
带进荒丘，  
偏要像柔丝般的  
紧扣住我心头？

(原载1926.5.1《洪水》第一卷第12期)

郑振铎(1898~1958)字西滢，福建长乐人，从事散文、诗歌、  
小说创作、研究北口文学、整理古契文字和考古工作等；计约写  
新诗一百二十余首。

## 给—— (外一首)

(英) 拜伦

1

温柔的少女，我怕你的吻，  
你却无需害怕我的；  
我的心已负载得够阴沉，  
不致再给你以忧郁。

2

我怕你的风度、举止、声音，  
你却无需害怕我的；  
这颗心以真诚对你的心，  
它只是纯洁地膜拜你。

1820年

## 给——

音乐，虽然消失了柔声，  
却仍旧在记忆里颤动——  
芬芳，虽然早谢了紫罗兰，  
却留存在它所刺激的感官。

玫瑰叶子，虽然花儿死去，  
还躺在爱人的床头堆我；  
同样的，等<sup>你</sup>去了，你的思想

和爱情，会依然睡在世上。

1821年

(选自诗集《云雀》，查良铮译)

雪莱(1792~1822) 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诗集有《西风歌》、《云雀》，代表作是长诗“悼济慈”、“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等。

## 太幸福了

(德) 利利恩克戎

每当你在我的怀中温柔地睡着，  
我能听到你的呼吸，  
你在梦中唤着我的名字，  
你的口角上流露着笑纹——  
太幸福了。

每当炎热的紧张的白天去后，  
你驱散了我沉重的忧心，  
我只要一躺到你的心头，  
就不再想着明天的事情——

太幸福了。

(选自《德国诗选》，钱春绮译)

利利恩克戎(1844~1909) 德国印象主义的抒情诗人。

世界名作



## 汲水的辘轳

(意) 蒙塔莱

汲水的辘轳辘轧转动，  
清澄的泉水  
在日光下闪烁波动。

记忆在漫溢的水桶中颤抖，

镜面的

浮现出一张微笑盈空的面容。

我浑身亲吻水中的影儿，

往昔蓦然变得模糊畸形，

在水流中荡然消隐……

唉，汲水的辘轳辘轧转动，

水桶又沉落黑暗的深井，

距离吞噬了影儿的笑容。

〔载上海《外国文艺》七八年一期，  
吕同六译〕

蒙塔莱 (1896~ 现) 意大利“隐逸派”诗人，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生活之恶的歌手”之称。后期运用象征主义形式创作。诗作有《马贼骨》(25年)、《境遇》(39年)、《暴风雨和冥他》(56年)、《萨图拉》(71年)、《诗钞：1971-1972》(73年)、《诗钞：1974》(75年)、《未发表的诗》(75年)。

他主张摒弃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表现自我。

## 无 题

(苏) 阿赫玛托娃

风啊，埋葬我吧，埋葬我吧！

我的亲人都已将我遗弃，

只有风在我头上呼啸回荡，

还有那沉寂的泥土的气息。

风啊，我也曾似你一般放荡不羁，

然而我过于贪恋人生的甜蜜。

你瞧，如今我那冰冷的尸体，

没有人来把我双手叠在一起。

请你把沉夕的夜色织成殓尸的灰布  
覆盖住这柔肠寸断了的毁灭的身体，

再唤来瓦蓝色的氤氲的迷雾

给我啜读安魂的祷立，把我吊祭。

为了让我一无留恋地告别人寰，

孑然一身去寻找最后的幻梦，

你喧闹吧，似高夕的香薄一般，

把春天，我的春天放声吟咏。

(选自《曼查尔》戴骥译)

国外七十年

# 沉舟

——长诗《北海》节  
二部第三章

[德] 海涅

希望和爱情，一切都粉碎了！  
而我自己，就象一只死尸，  
被大海的怒涛抛掷一旁，  
我躺在海边，  
这荒寂的凄冷的海边。  
我前面是万顷的惊涛骇浪，  
我后面只有不幸和忧伤，  
我头上急驰着云团，  
那缥缈的灰黯的大气的女儿，  
它用雾露的吊桶，  
从海里汲起了水，  
辛苦地提起、提起，  
然后又把它倾倒在海里，  
这真是一种愁闷的无聊之举，  
真像我自己的生涯一样无补无益。  
海泥在低呼，海鸥在飞叫，  
唤起了我往昔的记忆，

遗忘的梦境，消逝的清姿，  
悲喜交织，涌上了我的心头。

北方有一位佳人<sup>(注)</sup>，  
一位倾城倾国的佳人。  
她那纤细的柏树样的身躯，  
裹着艳冶的白衣，  
她那万缕乌丝，  
宛如欢乐的黑夜，  
从云髻娥眉的头上垂拂下流苏，  
又如软梦撩人，  
环绕着她那甜蜜的苍白的面庞，  
从那甜蜜的苍白的面庞上，  
闪烁着又狠又大的眼睛，  
就像一轮乌黑的太阳。

啊，你乌黑的太阳，我几多回，  
几多回情不自禁地从你身上  
吞下那猛烈的销魂的光焰，  
站立着踉跄踉跄，如醉如痴——  
然后从你那绷紧着的微慢的唇边，  
迸出了一种白鸽样温和的微笑，

[注] 指作者的恋人台莱茵。

你那绷紧着的微慢的咀唇  
吐出了像月光一样甜蜜  
像蔷薇花香一样温柔的话语——  
于是我的心儿跌宕飞升，  
像老鹰一样飞入了云霄！

海涛啊，海涛啊，沉默吧！  
幸福和希望，希望和爱情，  
一切都过去了！我躺在地上，

我是一个凄凉的遭了船难的人，  
我把我发烧的面庞  
紧贴在潮湿的砂砾上。

亨利希·海涅 (1797~1856) 德国著名诗人，犹太后裔，青年就学波恩大学，182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先游历西欧，1831年移居巴黎，1845年患脊髓病，卧床十年而逝于法邸。

《北海》写于1825~1826年，收在海涅的成名诗集《诗歌余》(1827)中。

各

抒

己

见

## 一切

北岛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负，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有注释，  
一切位仰都有呻吟。  
一切暴怒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 这也是一切

——寄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舒婷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光  
都仅指点黑夜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身旁，  
而不留在心上。

( 上接第 10 页 )

病妇还床里呻吟……

哦，白天依旧是平淡得要飞，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死亡；  
不是一切死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颜欢容。

一切的现在的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肩上。

1977年7月25日

(《诗刊》77.7月号)

那迎刃射出一枝冰冷的箭：  
这已不是刚才的颗星再生，  
这又令我怀念起——  
那妙龄已过的姑娘底面容……

1924.秋



# 零零碎碎说“湖畔”

小白 辑写

## 无独有偶

在我口新诗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湖畔”四诗人，对于新的一代诗坛，并不显得陌生。但是，口外诗坛上也曾有过一个名垂一时的“湖畔派”，大约就还值得先来说。十八世纪末叶，在英口诗界以华济、华斯、骚西、柯勒、狄、亨等为代表，出现了几个自成一派的诗人，他们厌恶工业革命给传统农村带来的变化，选择居列英口西北山区的湖畔一带，致力写作有田园风味的抒情诗，歌唱日常生活和劳动人生哲学，他们眷恋乡村那种在城市已经消逝的淳朴的习俗风尚，赞美大自然的天性和勤劳的性格。华滋、华斯甚至明确主张诗应多写平民的日常生活，他曾说：“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艺术都永远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人们的欢乐是与自然的美而永见的形式合而为一的。”（《口外名作选》上册第44页）这段话带着强烈的博爱思想，可以概括了“湖畔派”诗歌的特征。

作为一种历史的巧合，以华济、华斯为首的英口“湖畔派”和距他们晚一百二十多年的我口“湖畔”四诗人，都曾被斥为反动浪漫主义或消极浪漫主义。事实上来说，他们除了在诗的表现上比较简单、语言朴素这一点大致相近外，相似的地方是很少的。

## 殊途同归

“湖畔”四诗人指的是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他们之间虽然有着艺术的友谊，但由于人生观的殊异，生活经历均不尽相同，特别是艺术创造为中逆的原因，有着一种嘲弄性的仇视。

应修人（1900~1935）他是“湖畔诗社”的中坚，为诗社的组织者和《湖畔》杂志的编辑。《支那二月》亡学月刊的出版做过主要贡献。四诗人中他的诗风激越著称，有不少并非单纯吟咏个人感情的作品。但是，他三十三岁就死于政治屠刀。

在四诗人中，经历最为相似的就是和应修人同样早逝的潘漠华，他生于一九〇二年，死于一九三四年。他跟应修人一样，生口关合作后加几中死，一九三二年底在任中无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时被捕，并二年十二月绝食亡于狱中。他曾正式考入各名牌的北京大学，是四诗人中唯一的一个（

后来成为“湖畔四诗人”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冯雪峰，是湖畔诗社里对我口文学史有重要地位的人。他生于一九〇三年，二七年加入中共，后到江西苏区时又参加长征，皖南事变中被捕过，是一个对中共革命忠心耿耿的战士。但是，他同苏区一个差好的结果，先是五七年被划成右派，至中口文革前夕声匿迹近十年，后在文革中又受到公开批判，终于于一九七六年那阴沉的春天第一个月的最末一日。冯的研究甚广，主要论著有《现代欧洲艺术》、《乡风和市风》、《鲁迅回忆录》、《雪峰之杂》等。他也是三十年代左联的主要人物，解放后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三个诗人选择了不同道路的王静之，是“湖畔诗社”中唯一在文学史上的人，他也是四诗人中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最卓著的人。他的个人诗余《蕙的风》和《寂寞的口》是二十年代比较成功的诗余。但是，也由于对艺术的专心追求，汪五至当时就写过一些反映劳动者生活的诗，却终究没有更正涉足政治，这样，他总有一个比较安寂的一生。不过，解放后他就闭门隐居到产生过他无限激情的杭州西湖畔，三十年来很少创作，同样早与中断了自己的艺术生命。

### 享寿四年

“湖畔诗社”成立于一九二二年春夏之交，在这以前，王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三人是当时文学活动十分闻名的浙江省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和其他一些爱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同學曾创办我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诗》的教授朱自清的带领下组织了晨光文学社。（社友中后来知名的有柔石、魏金枝等）他们积极从事诗的创作，其中王静之在二一年已开始有诗在刊物发表，遂引起了当时在上海，但十分关心文学状况的应修人的注意。应比王静之大一、二岁，在二〇年初就开始试写白话诗，属于中口文学界较早摸索用新诗大胆表现青年人之间感情的人之一，他很早就主动写信与王静之联系，后来通过汪的介绍，冯、潘也与他结识，这是二二年初的事。这段时间的中口新文学虽已蓬勃开展，但仍受到许多障碍，特别由于封建礼教的压力，描写爱情的诗作很难发表，写爱情诗的诗人也不多，四位青年都忍说到结社和坚持的重要性。二二年的三月底，应修人从上海到杭州与其他三人会聚，就在景色优美的西子湖畔，他们四人决定从各自的诗作中选编一部诗余，取名《湖畔》，由应修人带回上海出版。应回到上海后，因为找不到愿意印书的书商，只得自己筹款印刷，四月底，诗余用“湖畔诗社”的名义出版，二千册诗余销售一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在新文学界引起轰动，四诗人成为学生青年最欢迎的作者。虽然他们在当时也不过二十来岁。

《湖畔》的出版，给四诗人很大的鼓舞，“湖畔诗社”的活动逐渐频繁，二二年底，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三人又出版了《春的歌余》，（王静之在二二年八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个人诗余《蕙的风》，第二部

个人全《寂寞的国》是二七年九月由开明书店刊行的。

随着诗名大著，应亨四人的活动开始转到上海，二三年至二四年，他们活跃于文坛诗坛。但不久，潘漠华第一个离开诗社进了北京大学。而这个时候，“湖畔诗社”正在筹备自己的刊物。

二五年二月，“湖畔诗社”主办的刊物《玄那二月》问世。这是小型的综合月刊，但是，由于冯雪峰和汪静之在这一年夏天离开了北京，应亨人在此时加入中共，刊物无人照应，只出了四期后就于六月份停刊。从这个时候开始，“湖畔诗社”就在无形上宣告解体。诗社的四个人，在这以后有过接触的机会很少，而且也没能再一齐聚合的时候。所以，诗社的年龄虽说进了四之故，但若以《玄那二月》行刊起计算，诗社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过三年另二个月。

## 众说纷纭

朱自清在《〈中口新文学大系·诗余〉导言》中说，“湖畔四诗人”是新诗史上第一个“真正专心致志做诗”的团体。正因为四诗人专心致志于正人君子们所厌恶的题材，所以，几十年来对“湖畔诗社”的评价一直无定。近二十年，“湖畔四诗人”的诗作也不在出版物中出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一九二九年七月号的《诗刊》，才选登了冯雪峰的几首并不全是成句的诗。并将最近刊出的诗作的评价摘录于下。

《诗刊》一九二九年五月号刊元明撰之“五四运动与早期新诗”，对于“湖畔诗社”是这样说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为‘五四’革命决裂所唤醒的青年的自由婚姻的热烈的向往，用采笔记录下他们的浪漫起笔，主题是叛逆、他康的。艺术上，它再续诗点善于借物咏怀，抒衷情，写来志，立笔优美，诗味浓郁。在当时不少诗人尚耽于旧诗枷锁的时候，他们的诗从诗体彻底解放，自由地放声歌唱而使耳目一新。”

人元立学出版社七九年六月初版。这是弦于九十年代主编的《中口现代文学史》（一）中，论及四诗人的诗。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文坛上，这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还选录了汪静之收在《蕙的风》中的作品，说他们“以坦率地表现那年的真挚心迹而显示特色”。但指责他的《寂寞的国》：“充满了纪实的个人目的不能达到而产生的对人生的憎恨。”“自然只会对读者产生消极作用”。

梅道亮在《章士钊评诗人冯雪峰》（《诗刊》七九年七月号）中，对四诗人的诗是这样评价：“《湖畔》时代还是我们新文学的童年时代。每个人都留恋自己的童年，童年是幼稚的，然而也是可爱的。那些忐忑抒怀的小诗，有的也许象儿童的痴语，有的或者象梦呓的呓语，象三只狗在看月亮啦，一只牝鸡能雄的强奸了孝女，然而它是生命里爆出来的火花，是思想中放射出来的闪光。它是诗，是真实的诗人写出来的真实的诗，而真实正是诗的生命。”

从上面两则评论可以看出，我国学界现在对“湖畔四诗人”是基本肯定的。虽然他们的观点还有待完善。



是，H.D.在她的晚年，也抛弃了意象派的规则。

第一口意象派诗人的作品集《意象主义者》于1914年出版，以H.D.出版了第二口。当时由参加意象派余团的美国诗人荷林特执笔，经庞德、H.D.等人的内应，写出了意象派的“纲领”，并在芒罗的刊物上发表。这个纲领的前三条是：

一、用直接的手法来处理无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事物”；

二、不许有一个字无益于表现；

三、在韵律方面，用连续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

显然，意象派的主张，是反对过克维多利亚朝之学作派的陈腐滥调，用语言含糊不清的，它要求诗句有鲜明的色彩，在格律方面，更要求来一次彻底的解放。当然，惠特曼适应他的时代的战斗需要，曾经摔掉了格律诗的束缚，他用散文诗的形式和民间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但是，散文诗，在形式上其实就是诗的散文；对于诗歌形式的革新问题，惠特曼虽然作出了贡献，但并没有解决。本世纪十左代的意象派诗歌才在这方面有所创造。诗歌形式当然受着内容的制约，但艺术形式有艺术形式的内在矛盾和发压规律。无论如何，本世纪初叶的芝加哥意象派诗歌的形式革新，在芝加哥的整个“自由诗运动”（Free Verse Movement）中是产生了一个影响的。芝加哥评论家格登认为意象派运动是“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诗歌形式的变革而论，是可以这么说的。

据说本世纪十月革命后的一些革命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等人的创作也都直接、间接地在形式上受过意象派的影响。在美国，则意象派的新形式和新技巧，也曾强烈地影响了美国比较坚实的一些诗人如桑德堡、林密、黑人诗人休斯等人的诗艺。

意象派诗人们的尝试和努力，从诗歌形式革新方面看，固然可以说取得了成就，对于美国“自由诗体”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革新诗歌内容的打算。意象派诗人们最初可以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们没有明确的思想纲领，因此很快也就散伙了。以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论，意象派潮流的出现如说明美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的高度工业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段以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特别是感情方面，必须有新的形式来表达和抒发。颓废的情绪、沉郁的悲歌、狂暴的生活，都不能再用布拉克或朗弗罗式的诗句来吟唱。如果采用惠特曼式的散文诗体，事实上又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理性基础的。

意象派的诗歌，可以拿H.D.的作品作为代表。她的早期诗作《海的花园》中的篇什，在形式上是新颖的、不受格律的束缚，语言也实有色彩，例如

## 梨 树

银尘，  
从地面上升起；  
你已经长得高之，  
高过我举起的手臂。  
哦，白银，

高过我举起的手臂，  
 你呈现丰碑的一团；  
 没有别的花，  
 开过如此坚韧的白花瓣，  
 没有别的花能开如此珍奇的白银，  
 分裂如瓣片也；  
 哦，白梨树，  
 你一簇白花朵，  
 盛开在枝头；  
 它们紫色的心，  
 将带来夏天，带来成熟的果实。

但是，形式的新颖却掩盖了诗歌内容的苍白。她那些曾经传诵的小诗，大多只是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插曲；她象一个希腊女祭司似地用神秘的语言编织着自然。她在晚年成了弗洛伊德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信徒。她侨居欧洲，于1961年去世。

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文艺思潮来看，象征派诗歌无非是欧洲象征主义的一个分支而已。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要比美口的文艺更敏感，更早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末期时的颓废意识。象征派诗歌的这种本质，可以从庞德和艾略特二人的发展得到一些说明。（未完待续）

（全文转载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之学动态》1979年第4期，除了删去序言的第一段和所有诗人的姓之原名、生卒年代之外，内容方面无任何改变。）

有关我国新诗起源情况的资料

我国新诗指的是以五言为主体的骚体诗词相对而言的  
 现代诗体，也叫自由诗或白话诗。

我国作如胡适等试着不脱旧体诗格律的诗约开始于一九  
 一九一一年，一七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4号起  
 就有“白话诗”出现。但这时期的诗在形式上仍无多大突破，  
 新诗的“新”字体现并不明显。一七年下半年以后，当时的诗  
 人如沈尹默、刘半农、胡适等才开始试着写作自由体的诗。  
 不过，正式公开有自由体诗歌出现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一八  
 年，因为沈、胡等的诗是一直拖至这一年才公开发表的。一八  
 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刊载的自由体  
 诗有胡适的《人力车夫》、《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  
 沈尹默的《月夜》、《人力车夫》等，这就是我国新诗的第一批  
 作品。

我国第一本新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一九二〇年三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是一本个人集。

我国第一本综合的新诗集是商务印书馆一九二〇年八月出版的  
 的《分类白话诗选》。（小白）

苗与芽

告别与依恋 (外二首).....	林 路	5
夏夜之咏 (外一首).....	朔 朔	7
海..... (外一首).....	海 花	9
啊! 地球 (外一首).....	韩 潮	11

今天诗坛

雨夜.....	北 倪	1
心手.....	芒 克	1
四月的黄昏.....	舒 婷	4

最近报刊

逝去的春天 (二首).....	冠 宁	5
月 (外一首).....	黎 萌	9

湖畔四诗人作品选介之一; 应修人诗十首..... 13

知进点过贞 元月月 (外一首)..... 郑枫铎 17

立界名作

给—— (外一首)..... (英) 雪	蔡 荻	18
太幸福了..... (德) 利之恩克戎		18

国外七十年

源水的鞭笞..... (意) 蒙 塔 莱	19
元 魁..... (希) 阿赫玛托娃	19

长诗连载 沉舟 («北海» 第二部之 3) (德) 海 涅 20

各行已见

一切.....	北 倪	21
这也是一切.....	舒 婷	21

诗歌研究

零之碎之说“湖畔”.....	小 白	23
略谈美国现代诗歌 (连载之一).....	杨熙龄	26

补白 苏联出版之百科全书 中国新诗人有十人列  
 几篇目 (小白) 4 谈阿拉伯诗歌翻  
 译 (一七) 8 有无我口新诗起初情况的资料  
 (小白) 23



